劉氏鴻書

第三十八卷

五倫部五

僕

奴婢

娼妓

卷三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五倫部五

僕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嘗與計事 本傳 ○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初潭集

張承業字繼元内常侍張泰養子初以特進監河東軍朱温篡唐承業佐晉王存勗有復讎之志已晉王欲稱

帝承業亟詣魏州謁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收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矣但以受先主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

代史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奥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朝野僉載

王義裴度隷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爲人所刺義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𢹂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

史補近世傳奇稱度爲御史言事請伐淮蔡與宰相

李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乃效陳嬰代公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金罍子

韓叅政億李叅政若各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有氈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一二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伯以其半遺韓伯持之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叅政邵氏聞見錄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郤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

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易馴人下等良善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公驚問僕以實對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輟耕錄

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邯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灩澦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

探金銀器物邦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泝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爇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邦亦至富贍後數年邦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邦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濶可三丈餘旦暮烟雲蓊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邦笑曰甚易遂命水精

曰汝可與我授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邪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邪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覩但邪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 述異記

霸州人胡煌家稍豐好義忘利一僕曰嚴安執役三十

年恭謹有信未嘗輙受傭直煌與之則云姑儲於主家須欲用乃取愛惜主物不妄費分毫煌待之如弟嚴亦呼煌爲兄而謂其妻爲嫂紹興庚辰虜正隆其年也歲之中春嚴把煌袂入浴室云兄將死又不以善終自今七十日當遭雷震於市弟有一術可救能相信乎煌素重其人憂窘莫知所出後六十日叩嚴曰若果如弟言大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即授以秘呪曰才脫兄厄吾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壤澄霽四野無雲嚴埰壘卓櫈數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烟霧坌興迅雷激電引煌入伏卓下使急誦呪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尋

索一大神披甲仗鉞呼諸鬼物曰胡煌無處求今已失時此人既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將柰何霍然而散日猶未晡嚴不知所在煌至壬辰歲始亡夷堅志

傒來保者尚書陳廸家人也廸靖難中抗節當極刑六子同日就死時禁嚴姻族四竄莫敢旁覘來保憤痛切至潛拾其遺骨還葬宣城計家橋人士多之蓋有林唐二義士風矣宣州志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踣踉老僕乃費吾藜羹何寄歎曰噫主謂我

力不牛馬若耶[illegible]蓄衆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阿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利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稱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　耳談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宜春令劉入覲時隨衆

往祝祝後囚嚴相倦令闔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青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青爲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爲減去贓若干得出獄從戎

瑣言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盖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

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校刺十至四五矣徼侯緹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瓠不瓠錄

世有奴婢妾爲之目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實施生斯輩耶如漢衛青殊勳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而臧者斯或蕃焉何可滅之劉文饒常恠人詈奴爲畜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井臼自任嘗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

黄太史亦嘗論御奴婢迺云退省不肖之狀在於躬者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忍之責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肆其責者也迺於其怒遽自斂戢瞿然省已非忠恕之道乎孟子云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爲奴婢彼獨貧耳 金罍子

奴婢

晉石崇字季倫愛婢名翾風魏末得之胡中年甫十歲使房内養之至十五歲容貌文詞莫有類者且能辨四方玉崖常云西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温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崇

甚愛之 拾遺記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遥集之母也 初潭集

李丞相有二僕遺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鬻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己子育之於室訓敎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褵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敎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女乾堅白其父後歸京師感公刻骨丞相病夫歸刲股作羹及薨服齊衰三年 代醉編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迯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烝却要而不能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釭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

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禱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禱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咍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 三水小牘

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勳蔭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眞珠意取季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眞珠名

轉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寳不曾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睨然自失度終不可得乃話於牛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愿欲何求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决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爲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舌能易人五臟僧孺欣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

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爾爲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以眞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眞珠承寵上回聖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以自寵憐歷年不進之愆昨非退思之乃爲司空危矣愿瞿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眞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猶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日罷之必謂司空或溺而不能舍也爲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鎮耳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空

得鎮不亦可乎愿甚悅乃以眞珠歸牛僧孺漢公遂爲狎客以眞珠爲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爲宰相牙郎蓋由此也（牛羊日曆）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爲謗詩曰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宮眞珠卽公侍妾名也（摭言）眞珠鎮襄陽時所納也有殊色歌舞之態時號絶倫（眞珠敘錄）奇章公納妓曰眞珠有殊色盧肇至奇章重其文延于中寢會眞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插釵于兩鬢間丞相曰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雙手整金釵（吟窗）

敘錄

唐末士子崔郊始有婢端麗郊竊愛之他日鬻婢於襄陽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於柳陰下郊因作詩贈之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詩以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不早言因以婢贈之 國憲家猷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為婚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堂前熟視窳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故

婢曰我父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鍾離君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廉篚先求婿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營辦許答書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綠衣翠鬟小女童也誦秋水篇聞者駭異雜志

春娘蘇子瞻婢也子瞻居黃州臨行蔣運使餞之公命春娘行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父母家蔣曰公行

必須馬顧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歛袵前曰景公斬廐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廐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下堦觸槐而死本紀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脩眞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貧以金帛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

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郤乞歸少游憐
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
歎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亟使人
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郤
重來此度分攜更不廻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
崔巍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
幾遂竄南荒去　墨莊冗錄

咸陽郭氏富室也僕媵甚衆內有蒼頭名捧劍不事音
樂常以望水眎雲不遵驅策雖每遭捶撻終所見違一
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啣葡萄飛上金井

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啟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愚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寒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鳴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亦大慧辯哉 雲溪友議

郭斌爲金將金亡斌出保金蘭定會四州元兵圍會州城斌力戰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而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恐使絕嗣此其

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中死元將聞之惻然爲保其孤 萬姓統譜

明楊文貞公在内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内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同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命所司如制封之聞即大常少卿導母 菽園雜記

娼妓

洪涯三皇時伎人乃娼家托始也 文選 ○妓字十奴也

其貌雖美不過可及十奴之價 故事會孜

崔涯者吳楚狂生與張祜齊名每留題娼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嘗嘲李端端一累詩端端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遥見二子躡屐而行於道傍再拜戰慯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因而重贈一絶句又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户或戲之日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窓外已覺恩情逐曉風 雲溪友議

義倡者長沙人家世倡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輙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為非惟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詰曰秦學士何人若何自得其多詞倡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不惟愛之而又習

之歌之彼秦學士者亦嘗遇若乎曰妾處僻陋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藉令至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出因道而來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媼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闋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

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餙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爲累惟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倡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娩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媼處誓不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

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教官以聞於郡守李文山旣爲作義倡傳又系之贊云青泥蓮花記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賔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賔從請續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千緡納之翌日共載而發雅言雜載

蜀人皆呼營妓爲女校書故胡曾有詩贈薛濤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再爲連帥所喜因事獲罪怨而遠之作十離詩以獻之一曰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鷰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韝竹離亭鏡離臺遂復喜焉　鑑戒錄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

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鶴林玉露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績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爾曹以娛賓而乃令賓客失歡命取大盃罰家妓既而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 東軒筆錄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賫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情未洽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誦焉程史

坡公在黃日每有讌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

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談笑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坡集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鶴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徽宗義妓毛惜惜高郵妓也端平初別將榮全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晏飲惜

供恥尤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由生貿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遂殺之　一統志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中遂廢於家嘗語人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籍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因與之金而遣之　玉照新志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必死大

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爾死妓子之半胥曰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兒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皜潔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媚艷之極首飾衣服悉以金寶錦繡雖相服褻裾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能奪目蕩心則可第如此無用它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上顧左右曰擄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及華爛繒綵珍具堆積滿地照曜左右至裸體膚肉如玉香聞遠近上曰箇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廝何知即叱放之孤

京師娼婦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暱
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倡閉門謝客天順中昌
平與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
土木昌平坐視不救赴市二人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
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
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娼也楊顧謂曰若來
何爲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
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
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頸血以線紐

接着於頸顧楊家人曰去甕之郎自取練經於旁清泥蓮花記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遺風也宋時有翁客自蜀挾一妓歸畜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韻荅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呪你堯山堂外紀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國初於京師建官妓館六座於聚寶門

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研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憲法嚴肅諸司每朝退相帥飲於妓樓羣婢歌侑暢飲踰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滛放恣解帶盤礴喧㕦竟日樓窓懸繫牙牌纍纍相比日晨歸署半已醺醉曹多廢務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革去之顧公太康人剛嚴爲朝紳冠時謂明之包公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壁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或過門見有雙藤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 國朝典故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娼家冒姓馬名

之曰翹兒攜來江南教之吳歙郎善吳歙教之彈胡琵琶鬭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宛轉傞徉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然性多俠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齎多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輒惛惛不開賈恚而收金去以是數受假母撻罵愈益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多文儒貴遊尤好以音律相賞重令翹兒一啟齒以爲絕世無雙爭艷惜之以是其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算乃翹兒更以施諸所善貧客槖中一錢不留也久之

倭人寇江南掠海上焚其邑翹兒竄走桐鄉已而轉掠桐鄉城陷翹兒被擄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者徐海故越人號明山和尚者是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訊之知爲翹兒試之吳歈及彈胡琵琶以侍酒絕愛幸之尊爲夫人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呼之爲王夫人翹兒旣已用事凡海一切計畫唯翹兒意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冀得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厚與之金勞苦也華老人者海上人故識之而華老人

者亦私覦所謂王夫人知爲翹兒不敢泄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弟所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購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迫海寨海信翹兒言不爲隄備督府急麾兵鼓譟而進斬海首而生致翹兒盡諸倭人殲焉捷至督府供張轅門以饗諸參佐令翹兒歌而遍行酒諸參佐皆起爲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亦稍稍降堦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

俞曰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之乃以賜所調永順酋長翹兒旣從之去錢塘舟中輙悒悒不自得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廣豔異編）

劉氏鴻書卷三十八終

第三十九卷

人事部

郊祭　加號　國號

木主　郊天　立廟制

議濮王禮　王珪議是　國號大元

冠　婚

四加　三加　三天兩地

蹇修　三星　媵女

爲親求寶　隴李氏　定婚店

玉環載世　藍陽滿玉　不易妻

郭雀兒　七十三娶　兩祖

歸娶詩　天婚

喪

同僚服　城死　徐穉吊

無襆賓　景文遺戒　終身喪

安七喪

葬

不葬　沉金　葬玉魚

墓中婢　十八陵　李宸妃

莫道夷簡不爭　厚葬薄葬　止殉葬

祀人　祀神

葬桐鄉　非私榮　邳人奠酹

墓戶　為孟軻死　宦者禠魄

不歆非類　祀歷代帝王　封禪燔柴

死

五死三死　莊周　喪子祝予

未亡何病　忽一誤　帝疤

河滿子　遮須無主　往五臺山

死甚佳

病

卷三十九目錄終

鴻書卷之三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人事部一

郊祭　加號　國號

周武王伐紂文王之喪服未釋乃奉木主於軍中而祀之是知自三代以前遂有木位例 原始秘書

魯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

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天子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

命于廟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天子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聽上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家語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

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曰七太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止去墠為鬼神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

壇爲鬼遠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經濟類編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稱宜情

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宫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

孝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
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
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先手藁爲按議
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
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三年爲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
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
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
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綱目

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
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
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
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
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
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
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
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
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

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　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勅告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君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

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宋史

嘉熙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紹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

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益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加與敷天共隆大號 宋事本末

冠婚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周書

邾隱公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

必於祖廟以祼饗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異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于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

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貌也太平御覧

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太傅孔子之説亦然白虎通謂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促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逸禮本命篇

蹇脩古女之能爲媒者離騷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注 理爲媒以通詞理也選註

詩注三星參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 星誌

女嫁三日後父母家來餉食俗謂餪女女於五月五日回省父母俗謂歸寧 雅釋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寳愆期不至乃齋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帝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覔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寳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與之稗海

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遂有愆期失婚而迄難自媒出閣不得已父母以囊盛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門第乃其所以自辱丹鉛新録

唐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曰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撿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

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覿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主人生之事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願娶今者有議潘司馬女可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逭君之足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氏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

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不堪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耳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嘗貼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

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爲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隲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幽玄記

西州韋相公皐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公而恭事之禮如父叔

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侍於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行韋乃易居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君季父書云姪皐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暝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從往韋以曠覲日久不敢偕行乃固辭之遂為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幷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既不至玉簫乃默禱於鸚鵡洲又

逾二年治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指環着於中指而同殯焉後公鎮蜀到府三日詢鞫獄情滌其寃濫輕重之繫僅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家荆寶否公曰深憶之姜曰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羈縲荅曰自辭違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牌庫印等韋公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便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授眉州牧勅下未令赴任遣人堅守朱紱其榮留連賓幙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

繁經蓂莢數稍方問玉簫何在姜牧曰僕射維舟之夕
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
玉環詩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吟不
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公聞之益增悽嘆廣修
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
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
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寫經供佛之力旬日便當托生
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訣微笑曰丈夫薄
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
不替累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嚮附瀘熒歸心因作

生日節鎭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爪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眞姜氏之玉簫也其中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雲溪友議

蕭防南昌人爲句容縣簿遊玉晨觀華陽洞至蕊珠殿一人紫袍稱東方大夫華陽洞主謂曰公之遠祖蕭史眞人命董雙成與汝成婚令梁玉清引上殿見一女子交拜玉清致辭云華陽玉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求凰今日相偶和鳴鏘鏘壽等天地慶衍無疆宴終恍如夢覺即棄官入山學道後昇爲大仙 揮麈録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婦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史通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

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醵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

貴人也乃俱執之輦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動靦之永德曰丈人爲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饋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十六國春秋

宋陳敏修號市隱居士福州人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修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

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淸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問云卿便是陳敏修耶復誦此聯凄然出涙又問卿年幾何有幾子對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詔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時人戲爲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宋志

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兩袒者也 風俗通

解縉有贈翰林劉編修歸娶詩云少年歸娶奏金鑾喜

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鴈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堯山堂外紀

雲南大理府城南蒙氏有女欲爲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婚也我欲倒坐牛背任牛何之不問貧富貴賤牛入之家卽嫁之王從其請至一委巷牛側其角而入見其樵者女曰此吾婿也王聞之大怒絕女一日婿問首飾是何物曰金也婿曰吾樵處此物甚多頃之載歸皆金磚也王使人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訪果作以迎王王嘆曰信天婚也後名其地曰難角莊 廣輿記

喪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交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比以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孔叢子

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男女哺同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寃痛如此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脉此固當死也楊泉物理論

徐穉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吊常預

炙雞一隻用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塚隊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酹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事文類聚

晉王群甍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知故吏而已門無襍弔之賓時論賢之 山堂肆考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殁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愼無爲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著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

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聞見錄

文公毋夫人忌日着黲黑布衫其巾亦然見者駭之輒問曰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楊三安妻李氏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典具備舉情責雙諧世婦中之未有者遠近嗟涕劇實錄

葬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曰

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博物志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珠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於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賈子說林

唐高宗嘗天明堂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門奴詰問曰楚王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有遺嗣曰王起兵時吾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

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頗見拘限乞改葬我高敞處無奪我玉魚及發其處果然仍勑以禮葬玉魚隨之

廣異記

唐干寶父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仍生子

干寶傳

後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

瓦棺速營葬勿久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
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
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
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五
代史

宋眞宗妃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已子與
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
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
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
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

復獨立簾下召夷簡曰一宮人死相公出此言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綱目

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肅方聽政有旨令鑿內城垣以出柩是時呂文靖公夷簡當國遽求對而明肅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內都知羅崇勳問有何事文靖具奏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神柩明肅使崇勳報曰向夷簡

道豈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當廷爭太后不允臣終不退崇勳三反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主而送終之禮如此異時治今丁之事莫道夷簡不爭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開述諷導當爲罪魁矣崇勳大懼馳告明肅于是始允所請 東軒筆錄

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佑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愳不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劳破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

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崩時召憲宗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遵爲定制而上下遂無枉鬼好生之德斯其爲至 國朝典故

祀人 祀神

朱邑字仲卿少時爲桐鄉嗇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之後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當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果葬之桐鄉西郭外果共爲邑立祠

歲時祀祭不絕 前漢書

漢章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綱目

漢韓稜字師伯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旦邳人或奠酹爾遣使微訪果然唐宋以來俎豆不絕封

潤德公廟 輿記

唐宦官多閩人杜宣猷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遂自閩中除宣猷時人謂之勅使墓戶 綱目

二年巳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錢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乞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巳而太祖覽孟子土芥寇讐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享配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襯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動容遂復孟子

祭仍令太醫院療其箭瘡一日詔講虞書陛立而講或
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
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
於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徹圖新知錄
宋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旣受命
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
鐏入地尺許不可拔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
久風息乃成禮邦寧褫魄因慙悔累日宋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
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

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纔豎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幘彷彿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劒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乃往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更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歆非類如此 風俗通

我明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易塑至元世祖其面屢為淚痕所汙塑工頻加修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癡韃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

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爲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皇明補遺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巳之功績以自効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阯以報地 禮樂志

太宗伯以實柴祀日月 注 實柴謂實牲體于柴上燔燎而升煙使氣上達也 六帖

死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去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疾病死者不可去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往往是明知故犯未必盡造物之舛 楮記室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桓譚新論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　公羊傳

子貢告夫子曰太宰死子曰不死也問其故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　越絕書

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與客共語退後敘說向言皆有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果薨　何氏語林

晉開運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歸國殂于趙之欒城國人破其腹盡出五臟納鹽石許載之歸時謂之帝羓　玉堂閑話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自

何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一章
唐張祜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
吾即不諱爾何為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
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
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
已絕帝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櫬
至乃舉祜為孟才人嘆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
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人
二十春却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堯山堂外紀
趙劉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

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持歸皮囊置於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

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秆葬焉太平御覽

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人環泣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曰作文記之囑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本傳

宋葉衡罷相歸金華里居常召布衣交日飲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桯史

病

古云不治得中醫此至言也凡人有疾苟無明醫不如靜以待之但人情過於愛生急求僥倖不擇醫之良否日夜取百藥雜投不旋踵而長號矣是雖曰愛之其寔害之亦何異催使赴冥說郛

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見喉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鈎爲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猪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惟髮在焉秘冊彙函

三國時呂蒙病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療萬方欲

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咄唶也此可為痛癢相關之極 吳志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愈復平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獨異志

唐時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太醫周顧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黃門有病否曰臣馳馬大庾嶺熱困且渴遂飲澗水竟腹中堅痞如石周遂以硝石雄黃煑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視之鱗甲皆具此皆殺蠱毒之

驗 明皇雜錄

趙韓王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咨道士姜道玄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寃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寃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羃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樂善録

宋秦觀汝南學官時疾卧直中高符仲攜輞川圖示之

曰問此可以愈疾觀得啚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庄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谿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即愈 詩箋

宋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娙雱病亟介甫命道士行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當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

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鏹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曲洧舊聞

宋呂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跛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葢以身疾諭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海內聞者痛惜之 綱目

王荆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

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
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
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
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
如予何 東軒筆記
參元朱子曰病字從丙丙火也百病皆生於火夫病字
内丙固火外二點從水内火盛而外水微且相鬬膈則
病水火既濟自然無病 四季錄
我明太后病劇而不肯服藥 太祖強之終不肯曰死
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以愛妾之

故而殺此諸大夫妻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　太祖曰汝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爲汝貸之太后終不服藥而崩大夫者世稱醫人爲大夫亦謂郎中　國朝典故

我明尚寶袁珙號柳莊風鑑之驗不可悉舉永樂中長洲祝公顥尚在垂髫附學其父欲引袁視之袁對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爲翌日製一圖書遺其子最後一十年祝公官至大叅閱圖書乃云大叅之章又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配楊氏見之對曰疾雖危甚然夫人之相一品命婦必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楊氏一

命夫人語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梛莊亦神矣哉古今說海

劉氏鴻書卷三十九終